

试论“以人为本”的汉语历史词汇研究

谭代龙,周文德

(四川外语学院 中文系,重庆市 400031)

摘要:面对个体数量众多、情况极度复杂的古汉语词汇系统,根据语言事实调查和认知语言学理论,从“以人为本”的研究思路出发进行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首先对围绕人体部位及其各种重要经验而形成的概念基础之上的词汇加以研究,进一步研究这些词汇指称功能的扩展情况,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汉语历史词汇学;以人为本;认知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3-0144-04

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张联荣对当前古汉语词汇研究工作作了如下概括和评述:“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别词语的考释。第二,词汇发展史的研究。第三,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疑难词语的考释,是传统训诂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历史悠久,成果辉煌。训诂学给我们留下了一座蕴藏丰富的宝藏,有待不断开掘,提炼其精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本世纪以来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特别是专书词汇和断代词汇的研究,给词汇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在做着持续的努力,他们力图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词语考释和词汇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古汉语词汇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各种词汇现象取得更深入的认识,也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1]这对把握当前古汉语词汇研究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在张永言^[2]、蒋绍愚^[3]、张联荣^[4]、汪维辉^[5]、李宗江^[6]等先生的倡导下,学界对常用词的演变和语义场及其演变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为古汉语词汇研究开辟了新的疆域,是近年来古汉语词汇研究中的亮点。

但是,与汉语历史语音学和历史语法学相比,历史词汇学的成绩落在了后面。历史词汇学要达

到历史语音学和语法学的同等水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当前古汉语词汇研究严重滞后,学界对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理想、研究程序、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还缺乏自觉而严密的论证,没有打通基本的理论难关。这些都是当前汉语历史词汇研究中遇到的大障碍,如果不加以研究,必将严重影响本学科的发展。

本文探讨研究程序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词汇研究的先后问题,具体说,就是要讨论面对个体数量众多、情况极度复杂的古汉语词汇系统,我们应该首先研究哪些词才好的问题。

为此,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汉语历史词汇研究思路。下面从语言事实和语言学理论两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语言年代学的创始人斯瓦迪士(M. Swadesh)为了测算语言的发展年代,编制了一份200个词的词表。其编选的基本原则是:“语素项目必须是世界共同的、非文化方面的、容易辨认的广阔的概念,在多数语言中有一个单词可以对应的。”^[7]⁴⁵⁴所以,他的词表虽然取自英语,但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对于汉语也是适用的。后来,斯瓦迪士又对这份200词词表作了调整,编制了一份100个词的词表。斯瓦迪士的这两个词表影响很大,其本来的用途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来测算语言分化或者

* 收稿日期:2006-10-21

作者简介:谭代龙(1972-),男,重庆开县人,四川外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古汉语词汇。

发展的年代,属于历史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我们利用这两个词表来讨论本文的话题。

下面根据徐通锵《历史语言学》中关于斯瓦迪士及其词表的有关材料,列出 200 词词表中与人有关的条目。原表按字母顺序排列,我们此处改用义类排列:

I(我) we(我们) who(谁) he(他) woman(女人,女人的) man-male(男人,男人的) person(人) child(孩子) father(父亲) mother(母亲) husband(丈夫) wife(妻子) skin(皮肤) back(背) belly(腹) blood(血) bone(骨) tongue(舌) tooth(牙齿) ear(耳) eye(眼) foot(足) hair(头发) hand(手) heart(心) neck(颈) nose(鼻) head(头) mouth(口) liver(肝) spit(唾液) leg(腿) drink(喝) eat(吃) breathe(呼吸) walk(行) come(来) say(说) scratch(抓) see(看) sew(缝) sing(唱) sit(坐) sleep(睡) smell(嗅) smoke(吸烟) squeeze(挤) stab-pierce(刺) stand(站) suck(吮吸) swim(游) cut(切) vomit(呕吐) hear(听) know(知道) laugh(笑) lie(躺) live(生活) think(想) play(玩) pull(拉) push(推) throw(投) wash(洗涤) wipe(擦) die(死) dig(挖) fear(怕) fight(搏斗) kill(杀) hit(打) hold-take(拿) hunt(打猎) give(给) rightside(右边的) leftside(左边的) name(名)

这里一共有 77 个词,占 200 词词表总数的 38.5%。

修订后的 100 词词表原表即按义类排列,其中与人有关的条目有:

I(我) you(你,你们) we(我们) who(谁) woman(女人) man(男人) person(人) skin(皮肤) flesh(肌肉) blood(血) bone(骨) hair(头发) head(头) ear(耳) eye(眼) nose(鼻) mouth(口) tooth(牙齿) tongue(舌) foot(足) knee(膝) hand(手) belly(腹) neck(颈) breasts(胸) heart(心) liver(肝) drink(喝) eat(吃) bite(咬) see(看) hear(听) know(知道) sleep(睡) die(死) kill(杀) swim(游) walk(行) come(来) lie(躺) sit(坐) stand(站) give(给) say(说) smoke(吸烟) name(名)

这里一共有 46 个词,占 100 词词表总数的 46%。

从这两个词表的情况可以看出,与人有关(包括身体部位、身体运动和基本的关于人的称谓等)

的词在两个表中所占的比重都很大。而修正之后的 100 词词表,这方面的比重更加突出,更表明这类词的重要性。

因此,从语言事实来看,这些词确实是语言系统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成员,自然应该是词汇学的首要研究对象。

三

认知语言学是近 20 年来国外语言学界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其产生和快速的发展势头背后有着深刻的学术思想背景。它“在语言学内部则整合了语言类型学和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路子,基于非客观主义与功能主义的哲学观和语言观,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构造,并分析其认知功能基础。其基本主张是:自然语言是概念化的现实的符号表达,句法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任意的、自主的,而是有自然的动因(motivation),即其外在形式常常是由认知、功能、语用等句法之外的因素所促动,故表层句法结构直接对应于语义结构;而语义结构并非直接等同于客观的外在世界的结构,而是与人在和客观现实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身体经验、认知策略乃至文化规约等密切相关的概念结构相对应”^{[8]前言}。认知语言学非常重视身体在人类认知活动中的地位,认为“认知的基础—经验—首先就是身体的:它是认知的出发点(认知的主体是具有身体的人),也是认知的一个对象(人类最先获得的是对自己身体的经验),还是认知的工具(人类认识外在现实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互动)”^{[8]41}。

这种认知观得到普遍的认可。人出生到世上,也就是来到了一个空间,在其认知心理的形成过程中,身体的各种器官及其在空间的各种相关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器官而言,人的身体发肤、头目手足、口耳鼻舌等,是认知的出发点和工具;就经验而言,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视听闻说、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交织成了人生的主要内容。这对心理的各种基本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类最先认识自身的一些经验,然后由此出发去认识其他事物。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进行认知域投射的一般规律是“人>物>事>空间>时间>性质”^{[9]163}。那么,语言诞生之初,应该首先就是产生指称这些基本概念的词汇。然后,人们又主要利用这些词汇去指称相对较远的概念。表现在词汇层面上的情况就是,表述这些基本概念词汇,就属于基本词汇,属于常用词。它们具有很强的能产

性,在语言系统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对整个语言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认为,古人造字的办法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种造字工作中所出现的“近取诸身”的情况也颇与词义的引申情况相符,这种相符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的普遍认知规律。

这类例子在语言事实中触处可见,举例如下:

据《汉语大字典》^{[10]卷四,2585)} 归纳,“矮”有三个义项:

1. 身材短。《说文新附·矢部》:“矮,短人也。”《旧唐书·阳城传》:“道州地产民多矮,每年常配乡户,竟以其男号为矮奴。”

2. 低,不高。《广韵·蟹韵》:“矮,短貌。”《五灯会元·万年一禅师法嗣》:“报恩寺中唯一矮榻,余无长物。”

3. 低下,卑下。《红楼梦》第四十六回:“当着矮人,别说矮话。”

也许上列各个义项的首见时代还可以提前,但已经可以看出,“矮”的词义发展符合人的认知域投射规律,即由指人到指物,再到指称抽象概念。人的认知经验在中间起了联系作用。

又如,《汉语大字典》^{[10]卷四,2478)} 归纳“眉”的前三个义项为:

1. 眉毛。《说文·眉部》:“眉,目上毛也。”《庄子·渔父》:“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

2. 题额。《穆天子传》卷三:“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又泛指上端,如:书眉;眉批。

3. 旁侧。《汉书·陈遵传》:“观瓶之居,居井之眉。”颜师古注:“眉,井边地。若人目之上有眉。”

“眉”由指称“眉毛”到“泛指上端”,属于指人到指物,又指称“旁侧”,属于由具体到抽象。这也符合人们的认知心理。

又如“天”,许慎《说文解字·一部》:“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天》:“古文天字,本象人形。……本谓人颠顶,故象人形。……所以独坟其首者,正特著其所象之处也。”即“天”的本义指人的脑袋,而后引申出古代的一种在额头上刺字的墨刑以及天空、天气、时令等意义^{[10]卷一,522)}。

又如“肘”,《汉语大字典》^{[10]卷三,2044)} 归纳有 4 个义项:

1. 上臂与下臂交接处可以弯曲的部分。《说文·肉部》:“肘,臂节也。”《广韵·有韵》:“肘,臂肘。”《左传·成公二年》:“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

肘,余折以御。”

2. 掣肘;拉住肘部。《正字通·肉部》:“为人捉其肘而留之亦曰肘。”唐杜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

3. 用肘触动。《左传·成公二年》:“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

4. 量词。表示长度。《古今韵会举要·有韵》:“一曰一肘二尺,一曰一尺五寸为一肘,四肘为一弓。”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滥波国》:“分一弓为四肘,分一肘为二十四指。”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从我们的观点和语言事实来看,所列 2、3 两个义项应该交换顺序。汉语中其他的一些表示度量衡的词,如“尺”、“寸”等,也是和人的身体联系在一起。《说文解字·尺部》:“尺,十寸也。人手却十分动脉为寸口。十寸为尺。”

又如汉语的介词“把”、“被”、“给”等,都由动词发展而来,它们作为动词反映的是人体的相关经验。例多不举。

以上所举实例都表明,认知语言学关于人类认知域投射的论述是符合语言事实的。对这类词做深入全面的研究,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类词汇在词汇系统中的比重较大,其本义及其引申义在语言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这些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系统属性和演变情况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是汉语历史词汇学的中心工作内容。也就是说,首先要对围绕人体部位及其各种重要经验而形成的概念基础之上的词汇做出研究,然后由此引发开去,研究这些词汇指称功能的扩展情况。这就是本文所谓的“以人为本”的研究思路。我们可以本着这种思路,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继承已有研究成果,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描写出相关词汇的面貌和系统属性;然后逐渐扩大研究范围,在深入细致地认识汉语各个历史阶段词汇系统的基础上,加强历时比较研究,进而认识汉语历史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这种思路可以回答,在汉语历史词汇系统研究中,面对汪洋大海般的历史词汇,从哪里开始研究才好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等到把古往今来汉语中所有的词都研究一遍之后,再向深入的层次前进,很显然,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目标。只有把握住了一个相对明确、相对集中的目标之后,方能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才能集中部分

人力和精力,以简驭繁,在这个领域中作出扎实的研究成果。

五

从当前古汉语词汇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来看,“以人为本”的研究思路也是可行的。

例如,蒋绍愚《白居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词》^[11]是这方面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文章在选题、构思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开风气之先。文章共讨论了“言、语、谓、道、说、云、曰”,“号、呼、唤、叫”,“歌、唱、吟、嘲、诵、读”,“食、餐、饭、啖、吃、饕、饮、呷、喝”4组与“口”有关的动词。

又如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5]所分析的41组常用词中,有17组属于人体的直接经验,所占比例为41%强。如名词有3组:

目/眼;涕、泣/泪;足/脚

动词有10组:

衣、冠、服/着、戴;视/看;寝、寐/卧、眠、睡;言、云、曰/说、道;呼/唤、叫;击/打;还、返、归/回;入/进;居、止/住;生/活

形容词有4组:

愚/痴;痛/疼;寒/冷;甘/甜。

在语义场的研究中,这种倾向更明显。杜翔《支谦译经动作语义场及其演变研究》^[12]讨论了15个动作语义场的共时面貌和历时演变情况,如与口有关的有“饮食”、“言说”、“歌颂”、“叫呼”4个语义场,与目有关的“观看”语义场,与手有关的“执持”、“取拿”、“投掷”、“放舍”、“击打”、“引挽”、“系缚”7个语义场,与足有关的“践踏”、“行走”、“踊跃”3个语义场。

其他如解海江、张志毅《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演变》^[13]的“面部”语义场研究;吕东兰《从〈史记〉〈金瓶梅〉等看汉语“观看”语义场的历史演变》^[14]的“观看”语义场研究;崔宰荣《汉语“吃喝”语义场的历史演变》^[15]的“吃喝”语义场研究;宋新华《汉

语“穿戴”语义场的历史演变》^[16]的“穿戴”语义场研究;王枫《“言说”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17]的“言说”语义场研究,等等,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总之,我们今后要在已有成果和认识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开展“以人为本”的汉语历史词汇研究,在相关理论和实践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从而推动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联荣. 古汉语词义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2] 张永言,汪维辉. 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J]. 中国语文,1995(6):401-413.
- [3] 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纲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4] 张联荣. 汉语词汇的流变[M]. 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
- [5] 汪维辉.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6] 李宗江. 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
- [7] 徐通锵. 历史语言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8] 张敏.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9]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10]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M].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1990.
- [11] 蒋绍愚. 白居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词[M]//蒋绍愚自选集. 郑州:大象出版社,1994.
- [12] 杜翔. 支谦译经动作语义场及其演变研究[D]. 北京: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
- [13] 解海江,张志毅. 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演变[J]. 古汉语研究,1993(4):85-93.
- [14] 吕东兰. 从《史记》《金瓶梅》等看汉语“观看”语义场的历史演变[J]. 语言学论丛,1998(21):143-173.
- [15] 崔宰荣. 汉语“吃喝”语义场的历史演变[J]. 语言学论丛,2001(24):151-193.
- [16] 宋新华. 汉语“穿戴”语义场的历史演变[D]. 北京: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2003.
- [17] 王枫. “言说”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D]. 北京: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2004.

责任编辑 韩云波

Human-Oriented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Lexicology

TAN Dai-long, ZHOU Wen-de

(Chinese Departmen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After reviewing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the awkward predicaments of the lexis of ancient Chines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uman-oriented means to study historical lexicology of Chinese from the aspects of language facts, the cognition opinion on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studying old Chinese.

Key words: historical lexicology of Chinese; people first; cognitive linguistics